

## 禪宗法脈20\_曹洞宗&金頂毘盧派

近藏法師2016年7月1日中午講於金佛聖寺五觀堂-華嚴法會期間

諸佛菩薩，上人，各位法師，各位居士：阿彌陀佛！

今天我們繼續來讀良價禪師在他開悟以前參方的幾位善知識，以及善知識對他的這個點撥、啟發。昨天提到良價禪師在他二十一歲受完具足戒之後，他先參方是在安徽的一位南泉普願禪師。

他去的那天，就剛好遇到了普願禪師為他的師父馬祖道一禪師，在他的忌日準備要來做供齋。那麼這個禪師很幽默，在這個時候就問大眾說：「今天為馬祖禪師來設齋，不知道禪師會不會來？」大眾無言以對，因為也不知道會不會來，就算來了也不一定知道。其實普願禪師他就講這個還來佛，這個「來」，其實所謂的一個已經覺悟的聖者，就是像佛這樣子的覺者聖者，事實上也沒有來也沒有去。就像馬祖道一禪師雖然入涅槃，事實上他也沒有離開。所以普願禪師問有沒有來，其實是要提醒大家，「也沒有走啊！」大家只是沒有接上這個機鋒。

在大眾中有悟性的一個禪師，就是這位良價禪師，馬上就說：「有伴就會來。」那這裡的這個「有伴」，到底是什麼意思呢？這個「有伴」是指敬仰的意思嗎？還是明白這個不來不去道理的這種知音呢？在這個地方應該講明白有這種知音，他就會來，因為對這樣的知音而言，馬祖也沒離開過；沒有離開也就沒有所謂的來。所以對我們師父上人的弟子而言，明白上人的這種願力，也相信上人的人其實知道，上人其色身離開，但是其法身是常在的。所以處處還是都可以感受得到師父這種無言的教化。所以上人就講：「你修行，只要你修行，我隨時都在。」所以就像這個「有伴」就來。

那麼南泉禪師一聽，就讚歎良價禪師說：「哇！真不簡單，甚堪雕琢的一個人。」良價禪師就回答：「和尚，您不要壓良為賤。」其實也不是在反駁南泉禪師，事實上這裡面也有一個禪機在裡面。這邊的這個「壓良」，這個「良」，當然不知道是不是指「良價禪師」這個「良」呢？這個「良」其實是講這個不生

不滅、不垢不淨，本來就沒有所謂的染污的佛性。佛性是不垢不淨的，所以也沒有所謂的一個雕琢。他其實回應南泉禪師雕琢這句話。所以這邊「壓良為賤」，因為他明白本身具足的自性是妙用無窮的，能夠作用的其實是佛性的一個妙用，但是佛性的本體是不生不滅，其實也是沒有辦法雕琢的。

良價禪師離開了普願禪師之後，他就參方第二位的善知識就是為山靈佑禪師。他就請問為山老人說：「我曾經聽說過南陽的慧忠國師，就是當時國師曾經有這個無情說法的開示，我不明白這中間的微妙的意思，不知道禪師會不會替我開示解釋一番？」

為山老人就問：「你記不記得那段公案？」他在這邊回答記得跟不記得都不對。因為記得和不記得都是心的意識、心的分別。禪師當然是平凡人，沒有見性、沒有開悟，就回答：「我記得。」所以為山老人說：「你講一遍那個公案給我聽。」

那這個公案就是有一個出家人來請問忠國師，就是公案裡面這位南陽國師，他問：「什麼是古佛心？」國師巧妙地回答說：「牆壁瓦礫就是古佛心。」這位出家人不懂，他說：「這不是無情的東西嗎？怎麼會是古佛心？」國師回答說：「是啊，這些都是無情的。」出家人又說：「無情的東西會說法嗎？因為佛是會說法的嘛！」這個出家人他就落到說有情才會說法，他聽到得到的東西才是說法。所以他認為，牆壁瓦礫不會說話，怎麼會說法呢？所以國師就講：「哦！說得很厲害啊！也沒有一刻停過的，一直都在說的。」這個出家人就說：「那為什麼我都沒有聽到呢？」國師就回答：「是你沒有聽到，但是你沒有辦法去妨礙其他人聽到的。」

所以在這裡，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想到《楞嚴經》裡面有一段公案，佛陀要指示阿難說：「所謂反聞聞自性的反聞的這個自性或者我們講聞性或者是見性，就是見聞覺知的這種性，它是常住的，它的作用是一直在的，它不是因為外面的東西你聽得到或者沒聽得到，就會影響到這個聞性的存在。」所以佛陀那時候就拿了一個磬敲了一下，問阿難說：「你聽到了嗎？」「當然聽到啊，敲得這麼響，聽到啊。」那麼等到鐘聲慢慢的已經沒有了以後呢，佛問說：「聽到了嗎？」阿難也和我們一樣：「沒聽到啊！」佛就說：「你在胡言亂語啊，前面說你有聽到，這邊又說你沒聽到；那你前面聽到的是鐘聲，你後面沒聽到，那難道

你沒有聽到那個沒有的聲音嗎？」

你們現在聽得到沒有聲音的聲音嗎？所謂的在參禪，其實他不是聽外面的這個有聲跟沒有聲，他一直在聽的是無聲的聲音。他不會執著在他所看到的或者他所聽到的，他的注意力是在於他能聽到跟能看到的那個性。所以才有所謂的「反聞聞自性」。

我記得我在這邊用餐的時候，曾經聽過上人的一段開示說：「我們都在用這個人心在做事，所以會有很多的分別、起伏種種的思想；但是這個人心是虛妄的、是無常的。」我當時聽了就有一個問題，「人心是如此，真心在哪裡？」真心在哪裡？也在這裡面！只是我們現在好像睡著了，眼睛蒙住了，沒看到；但是我們明白這個道理以後，我們要慢慢的在這個虛妄的當中，在人心的當中去尋找到那個真心，在這個其中的這個真心。

所以祖師才都會一直開示我們說，這個六根，眼耳鼻舌身意這六根的作用，其實都是我們自性真心的一個顯現；可是因為我們迷了，所以我們就跟著六根一齊向外，甚至變成了它的奴隸跟著走，被它來控制，被它來左右，所以我們沒有辦法在這個裡面去看這個真心。所以我們學習佛法來參禪、來打坐、來誦經、來念佛、來拜佛，事實上就是不要讓自己這麼的輕易被六根所轉，能夠收回來，然後慢慢的，慢慢的會看到這個真心，我們就不會被外境所轉。你能夠轉境，你就是如來；被境所轉，就是眾生。

其實這個國師，他只是要點撥的是出家人的這個問題，就是他認為聽得到的才是說法，他認為看得到的才是說法，所以他著在就跟我們一樣，是看得到的，聽得到的。也跟阿難一樣，聽到鐘聲，他才認為有聽到；沒有這個聲音，他就認為沒聽到。所以出家人才說：「為什麼我沒有聽到？」國師回答說：「是你沒聽到，因為你迷了；你沒聽到，其實那個一直都在講；你沒聽到，那是明白的人常常一直都聽得到。」

剛剛講了他是其他明白的人，也可以說這個他是指你的那個自性、你的那個覺性。你現在是沒聽到，但是那個覺性一直都聽得到，所以講：「汝自不聞，不可妨他聞者。」也就像佛陀指示阿難說：「你胡說八道，你沒聽到的是那個聲音沒了，但是你的聞性已經聽到了一個沒有聲音的聲音。」

這個出家人又繼續說：「我是聽不到，那誰聽得到呢？」國師說：「諸聖得聞。」諸位開悟的聖人都聽得到，因為他不是用耳朵聽，他用聞性聽的。這個出家人挺好奇的，就繼續問：「那不知道和尚你聽到了沒有？」國師說：「我沒聽到。」那出家人繼續問：「和尚，您既然沒有聽到，您怎麼知道無情有在說法？您不說您沒聽到嗎？」國師很幽默：「哎呀！你怪我沒聽到？我如果聽到了，我就跟諸佛聖人一樣，那這樣子你就聽不到我說法了。所以是你問我，不是我問你。」那個僧人就繼續問：「怎麼眾生就沒有份兒去聽？」國師就說：「我是為眾生說，不為諸佛說；因為眾生才執著在那個身跟那個色，所以才需要這些佛、菩薩、祖師來為眾生說。至於諸佛呢？不需要的。」

所以《金剛經》上講的：「不能以音聲求我，不能以色相見我。」但是如來還是很慈悲的，也就像《華嚴經》有說，佛菩薩不時的都在現這個相，不時的都在說這個法，其實目的就是為眾生。

那這個出家人講：「好了國師，你說你是為眾生說的，那眾生聽了以後又怎麼樣呢？」國師說：「眾生要聽到了，那就不是眾生了。」不是眾生是什麼？就是諸聖啊！就看你有沒有本事聽啊。這個出家人就說：「這個道理是從哪一部經裡面說這個無情會說法的？」國師就說：「這當然要有出處的啦！」意思是說的話要是沒有經典依據，就不是君子談話啦。所以他就指出來，「沒看到《華嚴經》上到處都說，剎說、眾生說、三世一切說嘛！」所以剎，是指佛土，一切的山河大地；眾生，就是一切有情的十二類的眾生；三世一切，包括這個時間、空間，中間的這些有情、無情全部都在說，都是這個真心、佛性、自性流露出來的這種法。

所以良價禪師來參方為山老人就跟他講：「這段公案我不懂。」為山老人就說：「我這裡也有這場無情的說法，只是罕遇其人，遇不到知音呀！」這個良價禪師就想來看看自己夠不夠程度，就說：「我不明白，師父，您跟我指示一下。」為山老人也沒有打他，也沒有罵他，他舉起了他的拂塵問說：「懂嗎？」良價禪師說：「不懂，請和尚明講吧。」為山老人說：「父母所生的這張嘴，是沒辦法跟你講這種無情說法的。」

良價禪師其實也一樣，在這個地方還是認為聽得到的、看得到的是在說法，他還沒有悟到、沒有體會到無聲的說法。所以為山老人講：「這種無聲法，我怎

麼跟你說呢？」良價禪師事實上也還沒有聽到，還沒有認識到那種聞性，還沒有碰到它，所以他就繼續問說：「這樣子跟師父您一樣，一起修道然後一起悟道的，還有沒有其他人？」他還想再去繼續參方善知識，既然這裡我聽不懂，我再找其他人跟我解釋好了。

為山老人這時候指示說：「你可以去灃陵的攸縣，就是有石頭造的房子相連接，那邊有一個叫做雲巖道人。你如果能夠去那個地方撥草瞻風，必為子之所重。」就說你要是有本事、有程度，你去那個地方探究探究，瞻仰一下這位雲巖老人的道風；如果你們有緣的話，你一定可以被他所器重的。為山老人就指引他去參方另外一位善知識雲巖道人。

所以見了雲巖禪師以後，他把這個一樣的問題又問了雲巖禪師，他問：「無情說法，什麼人聽得到？」雲巖禪師說：「無情聽得到。」大家記得剛剛南陽國師回答他，什麼人聽得到？（有人回答：聖人。）對呀！就跟他講聖人聽得到；這邊又要講無情聽得到。那這時候還是覺得很迷糊，因為在聖人的份上，所謂的有情、無情、聖人跟凡夫其實是我們的一個分別心。所以要是對一個見性的人來講，隨便怎麼回答都OK的。

那麼良價禪師也一樣很好奇啊：「和尚您說無情聽得到，那您聽得到嗎？」雲巖禪師也和為山老人一樣，把這個問題再丟回去給良價禪師，就說：「我如果聽得到無情說法，那您就聽不到我說法了。」他還是指出來所謂聽不到的話，還是你的問題。所以在這邊良價禪師還是一樣：「那為什麼我聽不到呢？」這時候雲巖禪師把這個拂塵拿起來，問他：「你聽到了嗎？」良價禪師說：「我還是聽不到。」所以雲巖禪師說：「我說法都聽不到，更何況是無情的說法。」這樣就是說，不在你聽不聽得到，重點是你沒有懂那道理，你就沒有見到那種聞性。

所以良價禪師又問：「請問是從哪一部經典講的無情會說法的這個道理？」雲巖禪師這時候不是講《華嚴經》，他說：「《彌陀經》上不是說，水、鳥、樹林，都在演念佛、念法、念僧的這個境界。」可能時間到了，良價禪師聽了，就懂了。

這時候他就作了一首偈就說：「也大奇！也大奇！無情說法不思議。若將耳聽

終難會，眼處聞聲方得知。」大家看到沒？如果用耳朵聽，他永遠都聽不會，用眼睛這個時候才明白。第四句是「眼處聞聲方得知」，所以這個時候等於是從這個有聲的說法，他終於聽到了那個無聲的法。所以他明白這個有聲其實是會無聲，但是他還沒有明白無聲就是有聲。

他就在雲巖禪師座下又參學了一段時間。那麼到離開的時候，他去跟雲巖禪師道別，就問禪師說：「百年之後，如果有人問我，『還邈得師真否？』如何應對？」這個地方是講，如果百年之後有人問我，也可以說是和尚百年以後，圓寂了以後，如果有人問我到底懂得師父你的真傳沒有？我應該怎麼回答？雲巖禪師就說：「那你回答『只這是』，就是這個。」然後良介禪師：「嗯，這個？哪個？」

大家在這邊參到了沒？是哪個？就是你現在問的這個，你為什麼會問我有那個見聞覺知的那個心？所以你會問。所以禪師這時候只是要他再回光返照，就是這個。可能因為這個時候他離開了他的真心，所以他沒有捕捉到禪師暗示他說，就是這個。

所以雲巖禪師這時候跟他講：「和尚啊！你對於這個承擔這個事，就承擔這件事情，你要大須審細，你要很努力、很用功、很仔細的參，不能這樣馬馬虎虎的。」經過雲巖禪師這樣子點撥以後，他還是對於這個「只這是」，就這個他還是有一點點疑惑。

一直到他有一天遇到了一個境，他過河，無意間朝水裡一看，他看到了水，看到了水，也看到了自己在水面上的影子，他突然就明白和尚講的「就這個」，他就明白哪個。所以他看到這個影子就說：「切忌從他覓，迢迢與我疏。」就說如果我們向外去馳求，我們想要在別的地方找到開悟，想要在別的地方找到怎樣可以幫助我們開悟，其實你所有向外找的東西，都是只是離你自性越來越遠。

就像我們在學習佛法，沒有錯，在道場的這些一切的佛事，都是要幫助我們能夠回光返照，找到我們的自性。可是如果我們誤認為這個東西就是我們的自性，比如說我們就會執著：這個法師唱得不夠莊嚴啊！金佛寺的這個法會怎麼跟人家都不一樣啊？就開始在那邊分別或者在那邊比較，或者比金佛寺的特別好

，別的道場的就不那麼好啊。這只能讓我們離我們的自性越來越遠，因為方向不對。

第二句，「我今獨自往」，我現在也不需要向外面去找，我今獨自往。在這邊我今獨自往，這個地方就是也不是說，不必相送，也不是那個意思「千山我獨行，不必相送。」不是，這個地方是我今獨自往，我常常是安住在這個真心上面，我不會六根對著這個六塵往外流。我今獨自往，就是安住在那個真心，絕對真如的上面。那我走到哪裡，「處處都逢渠」，哪裡都是說法，哪裡都是道場，哪裡都是法。

第三句說，「渠今正是我，我今不是渠」。因為前面講處處都逢渠，所以接著講「渠今正是我」；這所有我遭遇到這些境界，不管是山河大地，所有的這些的事。正是我，這個我，其實都是我自性真如的一種顯現的一種作用。渠今正是我，但是我不是渠；就像說這個房子我住的，但是我不是這個房子；可能這個房子是我設計的，我想出來，可是它不是我。就像這所有的一切萬事萬物萬象，是我真如的顯現，但是那個是佛性的作用，但它不是我的真如本體。

就像《金剛經》講的，佛出種種的妙音聲，佛現種種的三十二相、八十種隨形好。這個是佛，沒錯！是佛法僧顯現出來這種色相，但是這個不是法身。所以佛才說，你如果用這個音聲來求如來，如果用這個色相來見如來，都不見，沒辦法見到如來的。

「應須恁麼會，方得契如如」，所以對我們修行人，就應該要明白這個，要懂得這個，要這樣子去做，我們方得能夠契入我們這個如如的真如自性。

今天介紹了良價禪師來參方的三位善知識的這段公案，我們可以總結的看，祖師其實就是要點撥我們，在這個日常的一切作用之中要常常能夠見性。但是這個見性，沒有辦法在別的地方找它，就在這個當下，所以我們常常就像達摩祖師講「煩惱即菩提」。佛法在世間，所以你要找，就在這個地方反轉就是。

接下來就是在曹洞宗裡面所謂坐的這個「默照禪」，或者是道元禪師傳到日本「只管打坐」這種參禪的方法，其實都是要幫助我們要見性，不要被這個外境所轉。關於道元禪師這個「只管打坐」或者曹洞宗的「默照禪」，就明天再介

紹。我們現在結束。

阿彌陀佛！